

第一章

九月，初秋，萬里無雲。

衛靈木然地站在醫院大門前，抬起頭，陽光刺得她雙眼痠澀，想要笑，嘴角卻扯不起來。

果然，人要是倒楣，喝水也會塞牙縫。

想當初她大學畢業時，可是所有同學羨慕的對象，不但找到一份外商公司的高薪工作，還有一個高大英俊體貼、即將出國進修的男友。

可是不到一個月，情況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她的工作丟了，因為有靠山的高層千金擠走了她的位置；男友也沒了，因為她只是戀愛對象，他的家長早就替他決定好結婚人選，大學畢業後直接到國外結婚。

她本來還安慰自己工作可以再找，大街上的男人多得是，正當她準備忘記過去，重新開始的時候，莫名感到腹部悶痛，頭暈想吐。

一開始衛靈以為只是腸胃炎，過幾天就好了，但是前幾天好友陳敏指著她的肚子，取笑她胖了一小圈，她這才猛然意識到大姨媽遲遲沒登門，她今天才會趕快來婦產科檢查。

當護士小姐笑咪咪地恭喜她懷孕了，她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她和前男友愛愛的時候有做安全措施啊，怎麼會中獎？！她在心裡咒罵，等回家她一定要上網投訴這個保險套的牌子，居然害她玩出人命！

在老家的父母就等著她畢業後有份好工作賺錢過好日子，她不敢跟他們提起懷孕的事，而且只要想到那個男人揮揮手走得瀟灑，留下她一個人在原地痛苦，她就更加討厭肚裡莫名多出來的這坨肉。

於是，她在護士小姐說完恭喜後，迫不及待地問起了墮胎的事。

小護士收斂笑容，非常嚴肅地說道：「雖然妳懷孕才十週左右，可是墮胎會對母親的身體造成傷害。」

衛靈堅定地道：「沒關係，我就是不想生下這個孩子。」

小護士在婦產科工作一段時間了，對未婚媽媽會有這樣的決定也算見怪不怪，既然她已經提醒過了，病人的決定如何，她也無權多管。「麻煩妳先來填一些資料，我們會盡快安排。」

衛靈寫好資料後，不再多加停留，走向醫院大門的一路上，她看著周圍親暱溫馨的一對對夫妻和情侶，滿臉歡喜期待著新生命的到來，她只覺得傷心和悲哀。

她不由自主伸手覆上微微凸起的肚子，小聲道：「孩子，你跑錯地方，怨不得我了。」

忐忑不安了一整晚，隔天早上，她接到了醫院的電話。不是婦產科那位小護士，而是一道低沉的男聲，自稱是婦產科的主治醫師，姓唐，約她下午到醫院的咖啡廳見面。

衛靈想著他應該是來跟自己談手術的事，雖然有些疑惑怎麼現在醫師的服務這麼周到，但還是準時赴約了。

咖啡廳在一樓，一旁還有寬敞的美食街以及簡便的運動設施，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這間醫院資本雄厚，而且她也上網調查過了，這間醫院的風評還算不錯，這也是她選擇這裡的原因，她可不想遇到搞錯病歷，或者醫師大意鬧出烏龍的事情發生。

下午兩點是咖啡廳人最少的時候，一踏進去，輕柔的古典音樂讓她有些緊張的心情放鬆了些，視線一掃，她很快就在角落的座位看到一個身穿白袍、背對著她的男子。

衛靈沒有遲疑，走了過去。「你好，唐醫師。」

男人很年輕，大約二十六、七歲，長相帥氣，笑容溫柔親切，讓人很安心，於是原本殘留在她心裡的警惕和懷疑全部拋開了。

「衛小姐，請坐。」

衛靈坐到他對面，向服務生說道：「一杯藍山咖啡。」

服務生正要走開，唐醫師笑著建議道：「這裡的奶茶不錯，衛小姐要試試嗎？」

顯然，這是所謂的職業病，但是他問得婉轉，衛靈不好拒絕，只能點頭。

「衛靈小姐，我是唐睿。」他拿出一張名片遞給她。「M國F大畢業，一年前回國，目前單身。父親早年病逝，母親現在從商……」

「等等，」衛靈聽得一愣一愣的，他的自我介紹怎麼說得跟相親臺詞一樣？「唐醫師，你不是約我來討論手術問題的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我接下來要提起的。」這時服務生送來了奶茶，唐睿笑著向服務生道謝，在奶茶裡加了半包糖。「一日的糖分攝取量不宜太多……喝一口看看。」

她茫然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但是一聽到他接下來的話，她險些把奶茶給噴出來——

「衛靈小姐，我們結婚吧。」

「等等，你知道我懷孕了吧？」

唐睿點頭。「當然，我會是個好父親，妳不用擔心。」

衛靈一臉錯愕的又道：「孩子的親生父親不是你，而且我也不想留下這個孩子……」

「我會對這個孩子視如己出。」唐睿雙手交叉相握，肯定地說道。

拜託，這根本不是重點！她直言道：「唐醫師，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，你就跟我談結婚……你不覺得很荒唐嗎？」

他沉默了一會兒才道：「我本來就很喜歡小孩。」他頓了一下，露出苦笑。「但是我幾年前發生車禍，以後很難有孩子，我是獨子，這件事我一直不敢讓我家人知道。」

衛靈一愣，試著安慰道：「現代醫學這麼發達，一定會有什麼治療方法，要不然可以做試管嬰兒……」

「試管嬰兒……」唐睿看著她，低聲嘆道：「只有卵子是變不成受精卵的。妳要是墮胎，對妳的身體會造成不小的傷害，以後也有可能無法再生育，但如果妳硬是生下孩子，養小孩也得花不少錢，所以跟我結婚對我們都是最好的選擇，如果婚後妳找到喜歡的人，我絕對不會阻止妳離開，妳覺得如何？」

她仔細打量著他，他長得比她前男友還帥，當醫師的收入自然也不錯，甚至願意娶她，撫養她的孩子，這樣的好事除非天上掉餡餅，不然要上哪兒去找？

老實說，雖然她對那個負心漢心存厭惡，也不打算留下孩子，但那畢竟是條無辜的小生命，她還是有些捨不得……

心思轉了一輪，衛靈不得不承認，她心動了，可是她又忍不住好奇的問道：「來看診的未婚媽媽一定不少，為什麼你會選擇我？」

唐睿盯著她，黑沉沉的瞳孔倒映出她纖瘦的身影，接著他笑道：「因為，我對妳一見鍾情。」

衝動絕對是魔鬼！衛靈使勁敲著腦門，真是一失「口」成千古恨，她怎麼會在聽了某優質男深情表白之後，一個不留神就點頭了呢？而且他還打鐵趁熱，要她趕快回家拿了相關資料，就拽著她直奔戶政事務所。

她不知道這一切是不是注定好的，她父母向來習慣把重要文件交給她保管，所以戶口名簿在她手上，她不必回老家偷，而且她也相信他絕對是早有預謀，所有資料都準備好了，甚至連證人都找好簽名了。

所以現在他們正在排隊等著辦理結婚登記。

今天似乎是個好日子，很多新人都來辦理登記，男男女女低笑打鬧，或是親密依偎，唯獨他們安安靜靜的，中間還隔得老遠，實在不太像是要結婚的人。

後面一對年輕小情侶觀察兩人的互動許久，後來小女生忍不住笑著問道：「你們這麼生疏，才剛認識不久嗎？」

「嗯，是不太久。」衛靈笑了笑，前後加起來還沒一個鐘頭，能算久嗎？

「哇，是閃婚嗎？」小女生兩眼發亮，扯著男友驚訝地問道。

衛靈瞅了一眼身邊的唐睿，他禮貌一笑，俊帥的樣子讓小女生立刻星星眼。

小女生未來的老公將她攬進懷裡，調笑道：「還沒結婚就盯著別的男人啦？」

小女生笑呵呵地用頭蹭了蹭未來老公的肩頭。「誰都沒有你帥！」

看著小情侶又陷入自己的甜蜜小世界，衛靈有些尷尬，只好乾笑著找話題，「唐醫師，你當婦產科醫師多少年了？」

「M 國三年，國內一年。」唐睿剛說完就輪到他們了。

兩人將資料交給工作人員，唐睿爽快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後，把筆遞給了衛靈。

她伸手接過，猶豫了一會兒，她不知道自己這樣做究竟對不對，直到工作人員催促，她才一副慷慨赴義的模樣快速簽下大名。

手續辦好後，兩人走出戶政事務所，唐睿攔下一輛計程車，打開車門先讓衛靈坐進後座，他跟著坐上車後，忽然問道：「還有什麼想要問的嗎？」

衛靈一臉困惑，呆了一下子才想起她剛才硬擠出來的話題，聳聳肩道：「等下去你家還是我家？」他沉吟道：「先去妳那裡看看再做打算，如何？」

「好。」回答完，她告訴司機地址，司機便將車子駛上車道。

衛靈偷偷瞄了眼唐睿的側臉，心裡想著，他相當尊重她的意願，而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強迫她立刻搬去跟他住，這讓她對他的印象又上升了幾個百分點。

「兩位是剛結婚？怎麼看起來不像？」紅燈，司機停下車，透過後視鏡看著兩人，笑著問道。衛靈低頭看看兩人的裝扮，她一身運動服，唐睿脫掉了白袍，穿著襯衫西裝褲，無論怎麼看他們都十分不搭配。「臨時起意過來登記，就沒穿得太正式。」

司機可能沒遇上這麼隨便就結婚的男女，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話，車上三人就這麼保持沉默，直到到了目的地，付了錢下車的時候，司機才小聲的感嘆道：「現在的年輕人啊……」

衛靈好笑的側頭瞄了眼身邊這個害她閃婚的罪魁禍首，便帶著人上樓了。

大學四年她都是住宿舍，畢業後當然只有被學校掃地出門的分，她把用不到的東西寄回老家，手邊的錢不多，又想著原本找到的那份工作有提供員工宿舍，就隨便在公司附近找了一間便宜的單人套房，打算住個兩個月撐過這段過渡期，誰知道工作丟了，她又意外懷孕，就一直住在這裡了。唐睿看著殘舊的外牆以及一旁骯髒的小巷和陰暗的樓梯，不由得皺起眉頭。「這裡環境不太好，樓梯又黑又窄，一不小心很容易摔倒。」

「我在這裡住了快三個月，不都好好的……」衛靈轉頭朝他微微一笑，話還沒說完，腳步一滑，

整個人就要往後倒。

幸好他就在她身後，趕忙一手抓住欄杆，一手抱住她的腰，護住她的肚子，緊接著砰的一聲悶響，他後背撞在欄杆上，痛得他五官有些扭曲，不過他仍先關心她，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，你……還好嗎？」他當了她的肉墊，剛剛撞那一下，他的背一定很痛吧？

「妳看，我就說這裡危險。」唐睿扶著她站穩身子，這才收回手，改為護在她身側的半空中，他感覺到背上一陣陣刺痛，但仍不忘笑著安慰道：「沒關係，我皮粗肉厚，撞一下不算什麼。」

衛靈擔心地看著他，把地上那塊果皮狠狠踩了好幾腳，這才繼續往上走。

她的套房在七樓，大約八坪，她沒想過會長住，所以沒有特別整理布置，滲水的牆壁痕跡斑斑，角落有裂縫，家具就是房東附的單人床、一張小小的桌子，還有一個衣櫃。

「這裡的光線怎麼這麼差？」唐睿打開了燈，明明還是白天，屋內卻暗沉沉的。「收拾一下，等一下就搬去我那裡，明天就把這間套房退租了吧。」

「有需要這麼急嗎？」說實在的，衛靈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，如果見到他的家人，她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相處。

看出她的不安，他安撫道：「我早就搬出來一個人住了。」

她有些驚訝他居然知道她的顧慮，點點頭，開始收拾。

唐睿也幫忙整理桌上的專業書籍。

由於她的東西不算多，兩人很快就整理好離開了。

唐睿住的是一層一戶的高級大廈，位在十八樓。

領著衛靈進屋後，他來到吧臺前，問道：「要喝點什麼嗎？牛奶好嗎？」

「好，謝謝。」她接過杯子，一邊小口啜飲著牛奶，一邊參觀客廳的擺設，空間寬敞、布置簡約精緻，一進門左邊是半環形的吧臺，右邊用玻璃分隔開來，應該是飯廳，她坐的黑色真皮沙發柔軟舒服，應該價值不菲。

這個男人挺有錢的，而且相當懂得享受。

突地，她想到一個問題，有些局促的小聲問道：「今晚我睡哪裡？」

「隨便挑一間喜歡的，最左邊的是我的房間。」唐睿往裡面一指，又道：「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醫院，不常在家，不過有時要值夜班，妳如果怕被吵到，可以選最右邊的房間。」

衛靈點點頭，反正睡哪裡都好，就是不要睡在他的隔壁房間就好，她放下杯子，起身要把東西搬進去，他剛好伸手要幫忙，大手覆上了她的手背，她連忙縮回手，尷尬地笑道：「東西不多，我自己來就可以了。」

「三個月內是容易流產的時期，不可以拿重物，也不能勞累，妳在這裡坐著，我進去收拾收拾。」唐睿將她按回沙發上，提起她的行李，大步進了房間。

衛靈百無聊賴地喝著牛奶，不自覺想到前男友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她。

有人曾問，女人應該嫁給自己愛的，還是愛自己的人？她當初選了前者，覺得沒有愛的婚姻最終只會走到末路，現在卻開始偏向於後者。

前男友每天早晚都跟她說「我愛妳」，最後還不是拍拍屁股抱著別的女人跑了？還不如找個喜歡自己的，讓對方把自己捧在手心裡寵著哄著。

衛靈把一杯甜甜的牛奶喝光了，聽著唐睿收拾房間的輕響輕輕傳來，心底暖融融的，忽然有種幸福的錯覺……

陳敏瓜子臉，柳眉鳳眼，有股古代女子的溫婉味道，個子高挑，一畢業就考上了國際線的空姐，開始了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生活。

這日她剛下機便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衛靈，約她出來喝一杯。

衛靈沒有拒絕，不過將見面的地點換到唐睿住家附近的茶館。

身穿黑色低胸短裙、戴著墨鏡的陳敏一走進店裡，立刻成為焦點，衛靈早已見怪不怪，反正每次和好友上街，她都會立刻淪為背景。

「我怎麼不知道妳現在喜歡喝茶了？」陳敏大刺刺地坐在她對面的位子，取下墨鏡，好笑的道：「我以為來茶館的都是六、七十歲的老頭子。」

就知道她的嘴裡吐不出象牙，衛靈白了她一眼。「這可是道地的功夫茶，喝喝看吧。」

陳敏拿起面前的一小杯茶，一口就喝光了，皺眉道：「才這麼一丁點，一點都不解渴，真不明白妳怎麼喜歡這個了？」

「任何刺激性的飲料和食物我都不能碰，沒辦法，就連茶最好也不要喝，我只能喝一點而已。」衛靈聳聳肩，家裡有個專業醫師，無法馬虎。

陳敏失笑道：「這麼神經兮兮的，妳又不是孕婦。」

她話音剛落，衛靈便笑開了。「今天就是想要跟妳說這件事，我懷孕了。」

陳敏手一滑，手裡的茶杯差點摔到地上，她一臉驚愕的道：「這個玩笑一點都不好笑！」

「騙妳是小狗。」衛靈嘆了口氣，就知道她會不信。

陳敏深呼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不會是那個殺千刀的男人的吧？」

衛靈無奈點頭。「就是妳想要千刀萬剮的那位留下的種。」

「該死的！」陳敏低咒一句，擔心地瞅著好友。「那妳打算怎麼辦？打掉還是生下來？」

抬手把兩人的茶杯再次斟滿，衛靈神色自若地回道：「我原本想要打掉的，可是現在……我結婚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結婚？！」一個比一個驚人的消息，陳敏有點受不住，聲音拔高了好幾倍。

看著周圍客人投射過來的視線，衛靈尷尬的提醒道：「拜託，小聲點。」

陳敏也注意到自己失態了，朝四周歉意地笑了笑，轉回頭小聲道：「妳這女人，突然又是懷孕又是結婚的，我的心臟負荷不了。」她一把伸手揪住衛靈的領子，一臉痞態的威脅道：「趕緊從實招來，不然就從這裡把妳扔下去。」

衛靈瞄了眼位於四樓的茶館，摸摸鼻子，將事情一五一十地招了。

陳敏聽完，受不了的開始罵道：「豬腦袋！那個男人有外表有錢又有好工作，怎麼可能會看上妳？！不會是什麼詐騙集團的人，把妳騙到手，等妳把孩子生下就去賣掉，要不是器官買賣之類的……」

聽陳敏越說越離譜，衛靈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。「妳電視劇看太多了，我好歹也算個知識分子，不至於蠢成這樣。唐睿確實是那間醫院的婦產科醫師，不過只經手比較重大的手術，算是專家級的人物。」

「那妳說，這樣的人為什麼偏偏選中妳？」陳敏向來實事求是，說話從不會拐彎抹角，想問什麼就問了。

衛靈聳聳肩。「可能因為我有自知之明，沒什麼背景，加上他因為意外不能有孩子，又是個孝順的人。」

「所以他拉妳去演戲，好讓他的家人安心？」陳敏用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瞅著好友，不懂她怎麼會這麼單純。「妳啊，真是笨死了，難怪屬豬的。」

之前好友被那個無良男友騙了感情騙了貞操就算了，轉眼又被人騙去結婚，她怎麼就是學不到教訓？

「喂喂，別歧視屬豬的好嗎？」衛靈有些哭笑不得，好友每次都愛拿她的生肖說嘴。

「我說的是事實，妳幫忙遮掩，那妳有沒有跟姓唐的要點撫恤金、精神補償費之類的？或者以後他母親去世了，沒必要再繼續演戲，他會不會給妳一點青春損失費？」陳敏見衛靈一臉茫然，就知道這傢伙不但衝動，耳根又軟，一旦看到別人露出可憐兮兮的樣子，就恨不得馬上救對方於水火之中。

「反正他答應會撫養孩子，以後如果我找到喜歡的人，也會讓我離開。」衛靈將茶杯捂在手心裡，低著頭答道。

「說妳笨還不相信，口說無憑這四個字妳應該聽過吧？」陳敏頭疼，當機立斷地道：「走，這就去見見妳老公，順便簽一份協議書。」

「什麼協議書？」衛靈愣愣地看好友迅速買單，然後拉著自己出了茶館。

陳敏狠狠敲了一下她的腦門，惡聲惡氣地道：「當然是關於妳以後的幸福，難不成還讓妳跟著一個半太監守活寡一輩子？！」

衛靈結結實實被太監兩個字給雷到了。

唐睿坐在客廳沙發上閱讀幾份傳真過來的最新藥物研究資料，聽到開門聲，抬頭笑道：「回來了？」卻見到衛靈被一個高挑漂亮的女人拽進屋來，馬上就猜出她的身分，禮貌地問候道：「陳小姐，幸會。」

陳敏沒想到他居然會知道自己，怔了一下才點頭回道：「你好，唐先生。我家不成器的衛靈給你添麻煩了。」

衛靈好不容易才回過神來，聽到好友一副家長的口氣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。

陳敏瞪著這個沒心沒肺的好友，恨不得再往她腦袋多敲幾下，看她能不能精明一點。

三人在沙發上坐定，陳敏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我是不同意衛靈跟唐先生這樣貿然結婚，我現在想知道唐先生究竟是怎麼想的。」

唐睿溫和笑答，「沒有事先知會陳小姐是我的疏忽，之所以迫不及待和衛靈辦理結婚登記，一來是她的肚子等不得，二來我對她一見鍾情。」

陳敏擺擺手，冷哼道：「一見鍾情這樣的鬼話就不必說了，衛靈現在要是打掉孩子是有點遲了，對身體也不好，但是孩子生下來她養不起，不代表我養不了。」手裡把玩著墨鏡，她自信一笑。

「說起來，孩子也得叫我一聲乾媽，對吧？」

衛靈看兩人一坐下就針鋒相對，只好低聲問道：「這個……你們要喝什麼？」

陳敏馬上就火了，瞪了她一眼，教訓道：「給我好好坐著，孕婦就該有孕婦的樣子！」

被鄙視了……衛靈縮了縮脖子，她什麼都不怕，就怕陳敏發飆。

「陳小姐說的對，我來就好。」唐睿朝衛靈溫柔一笑，轉頭看向陳敏問道：「想喝點什麼？茶、咖啡、橙汁、牛奶、冰水？」

「不必了，我等一下就走。」陳敏直視著他，這個男人她有些看不透，但是她感覺得出來他對衛靈確實是真心實意的好，這樣她可以稍微放心一點，不過該有的保障還是不能少。「客氣話就不

說了，你說的都是空頭支票，衛靈天真，不等於我也相信你的話，雖然俗氣，可是實實在在的錢比男人的甜言蜜語要實用多了。」

唐睿的眸光閃了閃，笑問道：「那麼，陳小姐打算……」

「簽一份協議書，條件由我和衛靈來定，將唐先生之前承諾的話，以及對她的一些人身保障做一個書面的記錄。」陳敏紅唇一揚，笑得嫵媚。「當然，需要律師見證，免得唐先生以後翻臉不認人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唐睿回答得非常爽快，這個個性跟衛靈截然不同的漂亮女人特意上門，是出於對衛靈的關心和在乎，他又何必拒絕？

還以為要多費點口舌才能讓他答應，陳敏挑挑眉，有些驚訝，不過，既然他這麼配合，她也樂見其成。

於是她拉著衛靈起身，強迫衛靈帶她進房間，她馬上翻出紙筆讓某人自己動手。「妳來寫。」

衛靈感嘆道：「我還以為妳會要求唐睿跟我離婚，然後叫他出一大筆贍養費。」

陳敏環顧房間，布置得溫馨舒適，滿意地點頭。「妳以為我不想嗎？可是妳已經決定要把孩子生下來，沒有男人在身邊，我又經常出國，怎麼能放心？再說，沒有父親的生活，並不好受。」

衛靈一窒，想起好友的母親也是未婚生子，好友因此打小受盡嘲笑和難堪，個性才變得這樣慍悍，實際上好友是外強內弱，對人冷淡疏遠，其實是敏感而怕受傷害。

不知道以後誰會珍惜這樣的她？

衛靈抱著她，撒嬌道：「我就知道妳最好了。」她裝模作樣地撫著胸口，深情地又道：「要是離開了妳，我要怎麼活下去？」

「就知道耍寶，趕快給我好好寫，最好弄個幾十上百條，免得讓姓唐的鑽漏洞。」陳敏被她這麼一鬧，鬱悶的心情霎時好了很多，起身催促道。

林林總總列舉了三十多條，衛靈實在想不到其他的了。

陳敏對這些也不太在行，斟酌著加了一、兩條就詞窮了，接著她從包包裡掏出手機，又拿出一張名片，撥了一通電話，跟對方大概說了情況，用筆記下重點，迅速掛掉了。

衛靈好奇的問道：「妳打電話給誰？還跟別人說我的事……」

「放心，這是個資深律師，嘴巴很緊。」陳敏咬著筆頭，想了想，又繼續動筆。

「陳敏，妳什麼時候認識律師了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「在飛機上認識的，他把名片給了我，當然要物盡其用。」一口氣寫了十幾條，又檢查了之前寫的內容，陳敏這才滿意地放下筆。「好了，暫時就這麼多，真是便宜了姓唐的了。」

衛靈哭笑不得，裡面一堆霸王條例相當為難人，她居然還說唐睿佔便宜了？

「這個律師明顯是想跟妳做朋友，妳居然這樣對他，人家要傷心了。」每次上街，陳敏被搭訕的次數就跟一日三餐一樣規律，衛靈已經習慣了，現在成了空姐，顯然被搭訕的次數有增無減。

「他不是想認識我，不過是在獵豔測試一下自己的魅力而已，我對水仙花一向沒好感，現在打電話求助算是給他面子了。」陳敏皺起眉，又把協議書看了一遍。「下午就找人來把妳房間的鎖頭換了，要是哪天姓唐的獸性大發，想對妳怎樣，妳一個孕婦哪有辦法逃。」

衛靈沒好氣的道：「拜託，除非他不想要這個孩子了。」況且他也不像這種人。

陳敏臉色一正，小聲道：「我聽說有些男人就喜歡孕婦，比較刺激。」

「妳這又是從哪裡聽來的，別亂嚇人！」衛靈瞋她一眼，拿起協議書就要出去。「既然寫好了，

就不要讓唐睿一直在客廳等著。」

「切，才剛結婚，胳膊就向外拐了？」陳敏不情不願地跟著她，嘀咕道。

「又胡說八道了！」衛靈回頭瞪了她一眼，陳敏有時候思緒真是脫線得厲害，讓人招架不住。

唐睿依舊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大腿上放著資料，看她們出來了，笑道：「寫好了？」

「嗯，我們有補充協議條款的權利。」陳敏學著某資深律師的語氣，板著臉說道。

「好，我明白了。」唐睿接過協議書，快速流覽，二話不說就簽下了名字。

動作之迅速，讓衛靈和陳敏大吃一驚。

「你確定了嗎？沒有什麼要修改的嗎？」衛靈遲疑地看著唐睿，低聲問道。

「不必，都很合理。」協議裡提及她懷孕期間要受到盡心照顧、孩子的歸屬，以及分手後的各項補償金額。唐睿放下筆，盯著衛靈沉聲道：「我只有一個要求。」

「什麼？」陳敏生怕他後悔，急著搶白。

唐睿笑了。「我答應過，如果衛靈遇到喜歡的人，便會放手，但是我希望這個時間至少要在一年後。」

「為什麼是一年？」衛靈望著他，不解的問道。

「笨蛋！」陳敏受不了的瞪了好友一眼，開口道：「我代衛靈答應了。」

直到衛靈生產，至少還要再七個月的時間，如果加上坐月子以及身體各方面的調理、餵奶等等，前後大約一年左右，他提出這樣的要求，不論怎麼說都是對好友有利。

「好，一言為定。」唐睿將協議書一式兩份，交由陳敏找的那位資深律師做了公證。

於是，協議自這日起正式生效。

「唐睿，你怎麼會認識陳敏？」等好友滿意地走了，衛靈感到奇怪地問道。

他好整以暇地望著她。「妳當初在醫院填表格，緊急聯絡人寫的不是父母，而是陳敏。」

她點點頭，當時護士小姐看到陳敏跟她不同姓，還多問了一句，聽說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朋友，又經常不在國內，便要她重寫，那時候她還特意解釋了，陳敏是唯一能聯繫上的人，護士這才勉強接受。

「嗯，我的父母住得遠，要是趕來也不方便，我就沒填他們的名字了。」她也不想讓老實的父母因為自己未婚先孕的事傷心，剛開始衝動地想打掉孩子，也是擔心事情傳開，會害父母丟臉。

「我們結婚的事，妳也不打算告訴他們？」唐睿坐直身子，黑沉的雙眼瞅著她。

衛靈臉上閃過一絲尷尬，她還真沒想過要告訴父母，反正他們這樣的婚姻只是互相利用。「這件事以後再說，好嗎？」

唐睿也不為難她。「好，就先這樣吧。」

陳敏說到做到，下午就讓鎖匠上門換掉了鎖頭。

衛靈在一旁乾笑著，好在唐睿也不介意，反而還幫忙付了錢。

第二天一早，唐睿來敲衛靈的房門，要她到醫院重新做檢查。

衛靈有些不願意。「之前已經做了好幾個檢查了，孩子很穩定，沒什麼大礙。」

「我有個學姊剛從國外回來，讓她幫妳檢查一下我才放心。」他哄著她上了車，直奔醫院。

唐睿帶著衛靈到婦產科檢查的事，很快就傳遍了醫院，碎了一地的傾慕之心。

他是海歸，英俊帥氣，對護士、病人一視同仁，溫和禮貌，在醫院女性心中是第一名的好男人。尤其是未婚的女性都當他是夢中情人，可是現在他身邊不但有了人，還懷孕了，她們怎能不受到

打擊？

衛靈做了一系列的檢查，過程中遭受了無數的白眼和深情注目，實在有些吃不消。

好不容易檢查結束，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長長地吁了口氣。

「怎麼，很累嗎？」唐睿在辦公室泡了一杯低脂熱牛奶，遞給了她。

衛靈點點頭。「頭暈，還有點暈。」

「這都是懷孕的症狀，過段日子自然就會好了。」聽到護士叫她的名字，唐睿接過她手中沒喝完的牛奶杯子，小心扶起她，走進診療室。

「小唐，你什麼時候結婚的，怎麼都沒聽到消息，不會只有我錯過了把？」這位婦產科女醫師三十五、六歲，一面看著檢查結果，一面打趣道。

「鍾姊，我們不久前才去登記的。」唐睿含糊帶過，側過頭也掃了眼檢查結果，各項指標都沒有什麼大問題，他終於放心了。

鍾醫師了然地來回瞧著他們，笑道：「現在的年輕人啊，都是先上車後補票，我能理解。」她翻了翻檢查結果，將資料塞到他手中。「你的老婆和孩子沒什麼大礙，不過你老婆太瘦了，要讓她多補充營養。」

「知道了，多謝鍾姊。」唐睿笑著把檢查結果收好，扶著衛靈起身，走出診間前笑道：「以後請客鍾姊一定要來啊！」

「這話我記住了，你可不能賴帳。」鍾醫師笑著眨眨眼，讓護士叫下一個病人進來。

離開醫院後，兩人坐上車，衛靈有些局促地問道：「你還想要辦喜宴嗎？」

一旦要辦喜酒，她就不能不請父母出席，但如果她和唐睿一年後就分手，這不是鬧笑話嗎？

「別擔心，當然不會是現在。」唐睿沒有馬上開車，他坐在駕駛座上正色道：「以後等妳覺得跟我一起過日子沒什麼不好的時候，我們再宴客。」

「好……」他認真的模樣讓衛靈不由自主地答應了下來。

只是，真有這樣的時候嗎？

或許一年後，首先感到厭倦的反而是他。這樣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，無論是誰都很難過得下去，更何況是像他這麼出色的男人……

第二章

唐睿將車子開得很慢，起初衛靈還以為車子出了問題，來的時候也沒太注意，可是現在看見窗外一輛輛車從旁邊快速經過，居然連自行車也不慌不忙地越過他們，她有些擔心，支吾的道：「唐睿，你的車似乎開不快……」

他答道：「懷孕三個月容易流產，要避免坐震動得太厲害的車子。」

她懵了，敢情他是怕開得太快把她肚子裡的孩子給震掉了？可是開得比自行車還慢，這還叫車子嗎？他不是婦產科醫師嗎，怎麼比那些沒有常識的準爸爸還要神經兮兮？

好不容易，在路人無數驚詫的眼光中，他們終於到家了。

一進家門，一名中年婦女穿著圍裙從廚房走出來，飯桌上擺滿了各式菜餚，衛靈以為她是唐睿的親戚，正要上前打招呼，就見他拿出皮夾，掏出一張支票遞了過去，婦人接過，脫下圍裙跟兩人道別後便離開了。

「她是……」衛靈疑惑的看著他。

「鍾姊不是說妳要多補充營養嗎？我就向家政公司請了個廚藝不錯的鐘點工。」唐睿拉著她坐到

餐桌前，笑道：「嚐嚐看味道怎麼樣。」

她感到很驚奇，從醫院離開到現在才多久時間，他就請了鐘點工？他又是什麼時候打電話聯絡的？不過話說回來，依照他開車的龜速，要搞定這些安排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，想來對方應該也是用他留在哪裡的備用鑰匙開門進來的吧。

既然他這麼有心，衛靈自然不會拂了他的面子，非常配合地拿起筷子，可是一聞到肉味，她霎時有些反胃，勉強吃了一口，她猛地站起身，捂著嘴衝進了浴室。

「唔……」趴在馬桶上，她覺得喉嚨刺痛，心肺都要吐出來了，痛苦得要命。

衛靈納悶，她怎麼就忘記了，前陣子自己一聞到味道重一點的東西就噁心，看來肚子裡的寶寶不好伺候啊……

「沒事吧？」唐睿急急跟了進來，抽了幾張衛生紙幫她擦拭嘴角，輕輕拍撫著她的背，等她稍微好一點後，他扶著她起身，回到沙發坐下，他一臉懊惱的道：「沒想到妳害喜得這麼嚴重，是我疏忽了。」

衛靈覺得整個人好虛弱，實在不想說話，便擺擺手表示沒事。

「妳先坐一會兒。」唐睿倒了一杯溫開水給她後便快步走進自己的房間，沒多久他拿著兩瓶藥回來。「這是維生素 B6，對止吐的效果挺好的，只是不能吃太多。」

她吃了一片，又休息了半個鐘頭，終於覺得好多了。「你先去吃飯吧，飯菜都要涼了。」

「嗯。」唐睿又鑽入廚房，端出一碗泡飯。「今天阿姨沒煮粥，我先用熱水泡了飯，妳多少還是要吃點東西。」

雖然沒有胃口，衛靈還是接過了碗和調羹，一口一口地吃了大半。

她吃完後，他陪著她坐了十分鐘，確定她沒有出現想吐的情況，才匆忙去餐桌前扒了幾口飯菜，把東西快速收拾好後，他又蹣了回來扶她回房間休息。

「這個姓唐的對妳還挺不錯的嘛。」晚上陳敏打電話來關心，聽到好友說起白天的事，她不由得取笑道：「不過他身為婦產科醫師，不是專家級的嗎，怎麼還這樣手忙腳亂的，真是遜斃了。」

「關心則亂吧。」衛靈坐在床上，後背塞了個軟軟的靠枕，相當舒服。「唐睿在醫院是做手術的，肯定從來沒照顧過孕婦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陳敏又道：「我明天又要飛了，兩天之後才會回來，妳一切小心，有什麼事就打給我，天涯海角我都會趕回來。」

衛靈忍不住失笑。「妳手機還不一定能開機呢！」人處高空中的飛機裡，還要服務乘客，最好可以隨時接電話啦！

「就起飛和降落的時候要關機，妳可以傳訊息給我啊，這樣我一下機就能收到。」陳敏也笑了。

「聽說喝酸梅湯能止吐，妳不要太依賴吃藥，是藥三分毒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會注意的。」衛靈掛了電話，躺在床上昏昏欲睡，突然身上一暖，微睜開眼就看見有人站在床邊，她嚇得就要彈坐起身。

唐睿輕柔地將她按躺回床上，不好意思地說道：「抱歉，吵醒妳了？」

衛靈看著身上的薄被，輕聲道：「謝謝。」

「不客氣，睡吧，今日妳也夠累了。」說完，他轉身走向房門。「晚安，衛靈。」

「……晚安。」看著房門被關上，衛靈也懶得起身去鎖門。

雖然陳敏千叮萬囑，孤男寡女同住一室，要注意安全，可是唐睿這麼紳士，她自從懷孕之後，變

得又胖又醜，誰會飢不擇食到這種地步？於是，她放心的睡得香甜。

隔天早上起來，衛靈熱得一身大汗，起床的時候可能一下子太猛，頭暈眼花，還噁心得厲害。

她衝去浴室又吐了個天昏地暗，被唐睿抱了出來，還是難受。

衛靈不由得想，如果她當初拒絕了唐睿，不搬來和他一起住，又不捨得打掉孩子，現在她就只能在那間破舊的套房裡獨自受苦。

唐睿的大手慢慢揉著她的後背，替她舒緩不適。「我打電話問過鍾姊，早上吃點蘇打餅墊墊肚子再吃早餐，害喜的情況比較不會這麼嚴重。」

衛靈順從地吃了半塊蘇打餅，催促道：「你去醫院吧，我只是早上起床太急了點，現在已經好多了，我一個人沒問題的。」

「沒關係，鍾姊來了之後，我的事情少了很多。」唐睿撫著她後背的手沒有停，解釋道。

「喔。」衛靈輕應一聲，她的解讀是，他夠大牌，想去醫院就去，不想去就待在家裡，工資照拿，工作輕鬆，比外科醫師不知道要好上多少。

吃完早餐，在唐睿的叮囑之下，衛靈又回到床上繼續躺著，生活跟養豬已經沒有任何分別了。

唐睿恨不得她腳不沾地，一整天除了去上廁所，其他時間都讓她待在床上。

白天睡得多，晚上反而睡不著了。

衛靈在床上翻來覆去，覺得胸口脹脹的，下腹有點墜，不太舒服，她下了床，趿著拖鞋去浴室。明明沒喝多少水，怎麼一天到晚就想上廁所？

入秋了，天氣涼爽，可她總是一身汗，味道還挺濃郁的，她怕著涼，不停換衣服，洗衣機上堆了好幾件。

睡不著，自然忍不住胡思亂想。

衛靈摸著小腹，只有微微的凸起，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，她試著用掌心感受肚子裡的動靜，卻沒有任何感覺。

她笑了笑，聽說要懷孕四、五個月才會有胎動，她太心急了。

她又想到自己就這樣做了母親，心裡難免忐忑，她真的能好好照顧孩子，將孩子撫養成人，教育成才嗎？再說了，她現在不用擔心生活，吃穿用度全是唐睿負責，如果一年後他們分開了，她就得自食其力，可是養孩子要花不少錢……

衛靈邊想邊走到客廳的落地窗前，她的專業知識不能扔，這幾個月溫故知新，等做完月子就準備回到社會去，找份工作養活自己。

陳敏總說她想太多，她卻不能不想。

嫁給唐睿原本就是權宜之計，以後的事誰也說不準，再者，隨著孩子長大，那張臉誰也騙不了，更何況是唐睿的母親，到時真相大白，縱使他多麼有情有義，她也不好繼續留下來，他怎麼說也是有頭有臉的人，被知曉合法妻子的孩子是別人的，會損害他的名聲。

事情理順了，衛靈心裡舒坦了不少。

有了睡意，她回到房間，無意中瞥向梳妝臺的鏡子，她不由自主地抬手摸著自己的臉，人家都說懷孕的女人最美，她怎麼就越來越醜了？

衛靈捧著厚重的專業書籍，不過兩個月，原本爛熟的知識，已經開始有點陌生了。

唐睿拿著切好的水果出來，笑道：「看了這麼久，累了吧？吃水果休息一下吧。」

她摘下眼鏡，笑道：「謝謝。」她有輕度近視，只有看書的時候才會戴眼鏡。

「不客氣。」他在家裡總是一身灰色的休閒服，更顯挺拔修長。「中午想吃什麼，我讓阿姨去買。」換了好幾個鐘點工，最後終於有一個的手藝對了衛靈的胃口，這才讓家政公司固定了下來。當然，在薪酬方面，比其他的要提高了一些。

聽見他這麼問，衛靈咬著蘋果，臉色有點尷尬。自從懷孕後，她口味變了很多，尤其是以前很多喜歡吃的，現在怎麼也嚥不下去，就算家裡請了阿姨，但有些時候還是得麻煩他去幫忙買，她總覺得不好意思。

看出她的心思，唐睿笑道：「沒關係，孕婦都是這樣的。」

在他鼓勵的眼光下，她遲疑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我想吃對面的餛飩，還有煎餃。」

他看了眼牆上的掛鐘，對面那間賣餛飩煎餃的生意很好，去晚了就沒了，要是等阿姨來，可能就来不及了，於是他道：「我現在就先去買餛飩，煎餃就不要了，煎炸的食物對身體不好。」

「不用急，待會兒阿姨來了，再讓她買點速食餛飩，煮熟了就行。」衛靈看他拿了外套就要走，立刻站起身阻止。

「沒關係，反正那間店就在對面，我很快就回來。」唐睿帶著皮夾，打開門就出去了。

她只好坐回沙發上，用叉子叉起一塊蘋果，蘋果表皮上坑坑窪窪的，顯然削蘋果的人技術不太好，她小口地咬著，卻莫名覺得這蘋果很甜……

不到十分鐘，門鈴響起，衛靈邊覺得奇怪，唐睿居然會忘記帶鑰匙，邊走去開門，來人竟是一個陌生的年輕女人。

對方也一臉詫異地望著她，疑惑道：「請問這裡是唐睿唐醫師的家嗎？」

「沒錯，他出去了。」衛靈看著她，想她應該是唐睿熟識的人，便側身讓她進來。「妳要不要先進來坐坐，唐睿很快就回來。」

年輕女子點頭，一頭大波浪的長髮，貼身的鵝黃色套裝，顯得幹練又精緻。她盯著衛靈從廚房倒了杯水出來，紅唇一揚，自我介紹道：「我是唐睿的學妹，柳若。」

「柳小姐，幸會，我叫衛靈。」

兩人握了手，不約而同地沉默了。

衛靈不用抬頭也知道柳若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她，恐怕也是對她的身分感到好奇。氣氛有些僵，她只好率先開口，「柳小姐也是 M 國留學回來的？也是醫師嗎？」

「前兩天回國，神經外科醫師。」柳若簡略地回道，終於將心底的疑問問出口，「衛小姐怎麼住在學長家？」

衛靈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她和唐睿之間的「交易」，她不確定能不能對這個女人說。

「小柳，她是我的新婚妻子。」剛好回來的唐睿一推開門就聽到柳若的疑問，出聲回道，他手裡提著熱騰騰的餛飩，看向衛靈問道：「妳要現在吃嗎？」

「我現在就吃。」衛靈起身要走向餐桌時，瞥見柳若滿目驚訝，她扭過頭假裝視而不見。要怎麼解釋，還是讓唐睿來好了。

「學長，你什麼時候結婚的？」柳若心裡震驚，臉上的笑容多了幾分苦澀。

「沒多久。」唐睿含糊地帶過，話鋒一轉問道：「妳要留下來吃飯嗎？我讓阿姨多買些菜回來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的住處還沒安排好，下次吧。」柳若拿起包包要離開，卻忍不住有些埋怨的道：「學長真不厚道，結婚這麼大的事，都不通知我們一聲。」

「就是怕你們來鬧才沒說。」唐睿送她到電梯前，客氣的道：「有空過來坐坐。」

「好。」柳若看著身旁的人，還是一如往常的英俊體貼，只是現在，他所有的溫柔都給了一個從沒見過的女人，她心裡有些不是滋味，她盯著電梯樓層顯示的數字，有些遲疑的問道：「學長，你跟衛靈是怎麼認識的？」

「偶然認識的，怎麼，妳對我們的戀愛史很感興趣嗎？」說完，唐睿見電梯到了，笑道：「小柳，歡迎回國。」

柳若緩步走進電梯，望著電梯門緩緩閉上，他的笑臉逐漸被掩去，她下意識伸出手，摠下開門鍵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，電梯一層一層地往下，就像她的心，一點一點沉了下去……

聽到開門聲，看到唐睿回來了，衛靈不免怔住了。「你學妹剛回國，你不跟她敘敘舊嗎？」

「她剛回國，要處理的事情肯定不少，先別打擾她，反正我打算過陣子跟回國的幾個同學聚一聚，到時再聊也不遲。」唐睿放下皮夾和鑰匙，來到餐桌前，看到那碗餛飩她根本沒吃多少，皺著眉問道：「今天的餛飩煮得不好吃嗎？」

「好吃，只是……」她皺著臉，不是不想吃，而是又吃不下了。一連幾次都是這樣，他也習慣了，他把剩下的餛飩用蓋子蓋好，要是她晚一點想吃，他可以再幫她加熱。

沒多久，阿姨買好菜來燒飯了。

阿姨每次要去買菜之前，都會先打電話來問他們想吃什麼，才好確定要買些什麼菜，今天衛靈突然想吃母親以前燒過的肉餅和蒸蛋，可是阿姨做好了，她又沒了胃口，拿著筷子盯著桌上的菜發呆。

唐睿無奈地放下筷子，問道：「衛靈，妳想吃什麼？」

咬著筷子，她的聲音低得不能再低，「羊肉串。」

阿姨剛收拾好廚房出來，聽見兩人的對話，笑道：「你們的感情真好，我很久沒見到這麼疼太太的好先生了，小姐，妳真是有福氣。」

衛靈面色有些窘，側頭看到唐睿卻是笑得一臉溫柔，臉頰一下子不知怎地變得滾燙。

最後，還是唐睿打電話讓清真餐廳送來了羊肉串，這才解決了衛靈的晚餐問題。

兩天後，衛靈和唐睿在客廳沙發上各據一方看著自己的書，突然有人按門鈴，唐睿馬上起身，示意他去開門，來人又是柳若。

「學長，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柳若穿著粉色連衣裙，有種小女人的溫婉，她說完朝衛靈點點頭，算是打招呼。

「什麼好消息，還讓妳特地來一趟？」唐睿對學弟妹向來照顧，看著柳若的目光不自覺放柔了些。

「你猜猜看啊！」見他搖頭，柳若笑著握住他的手。「新鄰居，以後多多指教。」

唐睿微怔，不著痕跡地抽回手。「妳也搬來這裡了，幾樓？」

「就你家樓上，等一下搬家公司的人就要來了，你可以幫我去看看嗎？」柳若嬌笑著撒嬌，小臉閃閃發亮。

衛靈看著兩人的互動，想到唐睿說過柳若起碼大了她兩、三歲，但她總覺得柳若看起來比自己年輕得多了，現在還像個小女孩那樣撒嬌，不但沒有讓人反感，反倒有種想要呵護她的感覺。

「現在國內的搬家公司都很專業，不會出什麼問題的。」唐睿倚著門，淡笑道：「衛靈一個人在家，我不太放心。」

柳若看了眼衛靈，不解的道：「樓下有警衛，防盜之類的安全設施都做得挺不錯的，有什麼好不

放心的？」

「衛靈懷了孩子，才兩個多月，還有害喜的情況。」唐睿老實的道，「曾文也回國了，就住在對面的社區，要不我讓他過來幫忙？」

柳若被衛靈懷孕的這個消息驚得目瞪口呆，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，「不、不用麻煩他了……既然衛靈不方便，學長就留在家陪著她吧，我先走了。」說完，她轉過身，神色茫然地回到樓上。衛靈低下頭，繼續翻著手中的書，腦海中卻閃過柳若方才的表情，不用問也知道柳若喜歡唐睿，她這樣算不算是壞人姻緣？那麼他呢？他對柳若又是什麼感覺？

抬頭見他神色如常，她的疑問在嘴邊轉了兩圈，始終沒有問出口。

「學長、衛靈，真巧。」停車場內，柳若一身天藍色露肩短裙，青春亮麗。

衛靈低頭瞅著自己寬鬆的孕婦裝，完全看不出胸部和腰身的曲線，稍稍自卑了一下，果然人比人是天差地別的。

「小柳，妳要去醫院？」唐睿攬著衛靈的肩膀，朝她點頭笑道。

「嗯，今天有個學術會議，聽說請了國際專家過來，學長也要去聽吧？」柳若看著兩人，笑吟吟地問道。

「嗯，剛好今天也是衛靈去醫院檢查的日子，就一起過去了。」打開車門，唐睿讓衛靈坐在後座。柳若熟門熟路地坐上副駕駛座，笑道：「學長不介意我搭一下免費順風車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唐睿溫和一笑，接著用眼神示意衛靈繫上安全帶。

衛靈一邊繫上安全帶，一邊觀察兩人的互動，在她看來，他更像是特意將副駕駛座留給柳若，柳若也輕車熟路，顯然不是第一次這麼做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這讓她覺得有一點點不是滋味，不過她很快就將這樣的念頭甩開，畢竟她也沒有資格管他的交友和感情生活。

到了醫院，柳若先去學術會議的現場，唐睿則是帶著衛靈去做檢查。

「胎兒很穩定，孕婦的各項指標都沒有問題。」鍾醫師看著檢驗結果，無奈的道：「小唐，這才多少天，你就帶衛靈來複診，也太太驚小怪了。」

「前三個月還是多注意的好。」唐睿微微笑著，又道：「反正醫院有個學術交流會，就一併過來了。」

鍾醫師笑道：「你是不放心衛靈一個人在家，這個學術會議又沒辦法不參加，所以才讓我當臨時保母，對吧？」

「鍾姊，還是妳了解我。」唐睿笑了笑，轉頭叮嚀道：「衛靈，妳先在這邊坐坐，我大概兩個小時內就回來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你去忙吧，我可以自己坐計程車回去。」衛靈擺擺手，連忙答道。

唐睿收斂笑意，正色道：「兩個小時我一定回來，在這裡等我，好嗎？」

看他一臉嚴肅，衛靈不由自主點了點頭。

唐睿這才滿意地笑了，留下一個袋子，慢悠悠地離開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鍾醫師好奇的指著袋子問道。唐睿特意放在這裡，應該是給衛靈的東西。

衛靈也覺得有些奇怪，剛剛下車時就看見唐睿提著，她還以為是他要給鍾醫師的東西，她上前打開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

「《人力資源理論》？」鍾醫師也是一怔，隨即笑道：「這書是妳的？」

衛靈點頭，這是她最近在看的書，沒想到他這麼細心，一併帶來了，顯然是怕她待在這裡兩個鐘

頭會無聊，拿來解悶的。

「還有不少零食，看來不是給我吃的。」鍾醫師瞥了衛靈一眼，揶揄道：「唐睿對每個人都很好、很客氣，但我還沒見過他對什麼人這麼好過。」

聞言，衛靈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頭。

早上的病人不多，鍾醫師便跟衛靈聊起唐睿在國外留學的事，不外乎是成績優秀，為人謙虛，待人誠懇，吸引了不少女孩子的眼球。

「我當時覺得，這麼多美女，小唐肯定能選出一個合心意的，誰知道他都拒絕了，他一天到晚只曉得往畫廊跑。」鍾醫師回想起那時候的事，好笑的道。

「畫廊？唐睿喜歡畫畫？」衛靈也覺得新奇，一個學醫的人對藝術有興趣，確實難得。

「嗯，學校裡有一條長廊，掛滿了歷代學生的作品，當然，其中有不少人現在已經闖出一點名氣了。」她跟唐睿同校也就一年多的時間，她畢業後就開始工作，兩人只有節假日偶爾會聯繫。衛靈正要繼續問下去，剛好護士說有病人來了，她們的對話只好暫時結束。

唐睿也算準了時間過來，提起袋子，扶著衛靈。「麻煩鍾姊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衛靈奇怪地往後一看，沒見著柳若，疑惑的問道：「你學妹沒有車，不跟著我們一起回去嗎？」

「放心，想要送她回去的人，可以從這裡排到大門口。」唐睿低聲打趣道，牽著衛靈直接出了醫院，開車回家。

晚飯時間柳若才出現，一臉不高興。「學長，會才開了一半，你居然自己先跑掉了？」

唐睿讓阿姨添了一副碗筷，笑道：「那位是神經外科的專家，我留下來也沒什麼意思。妳剛回來嗎，要不要一起吃飯？」

「好。」柳若不客氣地坐在他旁邊，繼續抱怨道：「你走之前好歹跟我說一聲，你在神經外科方面的研究不比我差多少，那位專家聽說了，還打算跟你好好討論，誰知一轉眼就不見人。」

「以前的事，沒必要再提了。來，吃飯。」唐睿看衛靈咬著筷子發呆，關切的問道：「是不是又吃不下？」

察覺到柳若狐疑的眼神，衛靈連忙搖頭。「不是，只是有點累了。」

「今天妳出門這麼久，是挺累的。」唐睿自然而然地剝了蝦，放在她碗裡。「鍾姊說海鮮對孩子的身體很好，妳多少吃一點，好嗎？」

「喔。」衛靈在柳若複雜的視線下默默把蝦吃掉了，卻感覺有點食不下嚥。

接下來，柳若充分發揮食不言的好家教。

一頓飯在無驚無險中結束了。

飯後，柳若提議去散散步，樓下有個小公園，有長椅、花壇和各式簡便的健身設施，白天有不少家長會帶著孩子去玩，晚上也有很多人會去走走，運動運動。

唐睿馬上看向衛靈，她急忙擺手道：「我有點累，不是很想去，你陪柳若去走走吧，晚上一個女孩子也不安全。」

柳若一聽，馬上打蛇隨棍上，發揮撒嬌本事，唐睿想著，散步也不用花多少時間，便點頭答應了。

「妳累了就早點去睡，別看書了，如果還不想睡，電視櫃裡有 DVD，挑妳喜歡的看吧。」他仔細叮囑一番後這才隨柳若出門。

衛靈不免失笑，好好的男人，怎麼現在變得跟老媽子一樣囉唆？

她起身在電視櫃裡翻了翻，居然有不少她有興趣的外國大片。

以前跟前男友最多吃飯散步，也沒奢侈的常跑電影院，錯過了很多好片子，難得現在悠閒，又有大把的時間，別提多高興了。

等唐睿回來的時候，看到的便是衛靈抱著抱枕，正在看一部警匪片，她時而緊張地抓著抱枕的角落不放，時而挑眉咧嘴笑，表情生動活潑，比電影還吸引人。

他忍不住嘴角上揚，坐到她旁邊，小聲道：「又是毒品，又是槍戰和綁架，妳就不怕影響胎教？」

衛靈沒好氣的睨他一眼。「我用抱枕捂著肚子，寶寶什麼都看不到。」

唐睿偷笑，這算不算是掩耳盜鈴？

看她一臉如果強迫她不准看，她就要跟他拚命的樣子，他好笑的道：「放心，會讓妳看完的，只是以後少看點這種片。」

「嗯嗯。」只要讓她看完這一部，她什麼都答應。

衛靈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螢幕，壓根就忘記身邊坐了人了，等三個小時的片子結束，她這才發現不知怎地她的手緊緊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半個身子幾乎縮在他懷裡，她急忙要坐直身子，尷尬的道：

「看得太入神，沒有注意。」

他摠著她的肩膀，免得她動作太急又要頭暈。「時間不早了，去睡吧。」

「好。」瞥了眼他皺巴巴的襯衫袖子，她灰溜溜地回到房間，暗暗發誓，以後再也不看這種類型的電影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衛靈剛起床不久，柳若又找上門來了。

「學長，我今天早上要去醫院做報告，你開車送我去，好嗎？」

唐睿為難地看了眼衛靈，婉拒道：「曾文不是會來接妳嗎？」

柳若嘟著嘴，不高興的道：「院長說了，好歹大專家來了，你也該露個臉，免得人家說我們醫院的醫師都是一堆繡花枕頭，中看不中用。」

「有這麼誇張嗎？」唐睿失笑。

醫院確實不久前才大換血，都是些新來的年輕醫師，對著那位知名的專家，說話別結巴就不錯了，讓他們發表言論、從容回答問題，的確有些難度，而且院長對他向來很寬容，這點面子不給，實在說不過去。

見他皺起眉，衛靈體貼地道：「陳敏剛剛打電話給我，說等一下會來找我，你就跟柳小姐一起去醫院吧。」

唐睿這才放心一笑。「那好吧，不過妳還是要小心一點，有什麼事就打給我。」

「嗯。」衛靈低頭喝粥，小聲應道。

柳若在一旁催促，唐睿稍微收拾東西便跟她一起出門了。

等他們離開後，衛靈這才拿出手機打給陳敏，「陳敏，妳今天來陪我，好嗎？」

陳敏不由得打趣道：「怎麼，姓唐的沒在一旁盯著妳嗎？」難得好友會主動打電話給她，而且還是邀請她去做客。

「他去醫院了。」衛靈簡單回道。

陳敏也沒多問，結束通話後就趕過來了。

見她一身黑色連衣裙，臉上的妝容很精緻，衛靈吃驚的道：「妳一大早跟人約會？」

「在國內的時間不多，約會自然是從早排到晚了。」陳敏不在意地揮揮手，逕自去廚房盛了一碗粥。「還沒吃早餐，餓死我了。」

「真是大忙人。」衛靈失笑道：「妳就這樣丟下約會對象跑來我這裡？」

「當然，他怎麼比得上妳重要呢！」溫熱的皮蛋瘦肉粥吃進肚子裡，暖呼呼的，陳敏讚嘆道：「有老公就是好，想吃什麼只要開口吩咐就好了，完全不用自己動手。」

衛靈笑了笑，沒有回應。

陳敏扭過頭，皺眉道：「怎麼，不高興？唐睿這人有錢有臉，看起來像是花花公子，可是這幾天看他對妳的態度，確實很不錯了。」

「怎麼這麼快妳就站在他那一邊了？」衛靈白了她一眼，嘀咕道。

「我這是實話實說，欸，我難得誇讚人，妳也不捧個場。」陳敏聳聳肩，繼續埋頭喝粥，接著想到什麼，又問道：「話說回來，姓唐的天天守著妳寸步不離，怎麼今天會讓妳一個人待在家？」

「他學妹回國，就住在樓上，似乎也在同一家醫院做事，這兩天醫院有研討會，她常來找他一起去。」衛靈拿著湯匙攪動著眼前那碗吃不到一半又放涼的粥。

「學妹？」兩碗粥下肚，陳敏總算飽了，她抽了張面紙擦擦嘴，奇怪的問道：「衛靈，妳不會是吃醋了吧？」

衛靈一怔，愕然道：「怎麼可能，妳別亂說！」

陳敏戳戳她的臉頰，笑道：「看妳這表情，就跟老公和人跑掉的深閨怨婦似的。如果唐睿對那個學妹有意思，兩人還在國外的時候就會交往了，又怎麼會拖到現在。」

「或者是他不能有孩子的事難以開口，跟學妹在一起，以後也會痛苦吧。」衛靈歪著腦袋，半晌才說道。

「妳個豬腦袋，又在胡思亂想。」陳敏彈了下她的額頭，對於某人天馬行空的猜想已經見怪不怪了。「不過唐睿這樣的男人，有人喜歡證明他有魅力，妳不是應該感到高興嗎？」

「他有沒有魅力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衛靈抿著唇，反駁道。

陳敏忍不住翻了個大白眼，隨即正色道：「別說我囉唆，妳現在跟唐睿是什麼關係，妳自己心裡有數嗎？」

衛靈一窒，垂下眼道：「……各取所需的關係。」

「記得就好，唐睿跟什麼人在一起、要做什麼，都不是妳能管的，他對妳好，是因為妳能幫他遮掩，又不會將祕密洩露出去，等約定的時間一到，說不定你們就各奔東西了。」陳敏看她一直用湯匙攪著眼前的粥，嘆了口氣，把碗推到一邊，討好的問道：「孕婦大人，想吃什麼？」

衛靈眨眨眼，可憐兮兮地回道：「油條豆漿。」

「孕婦吃炸的東西不好，再說了，外面賣的豆漿也不知道有沒有摻什麼東西，我記得廚房裡有低脂奶粉，我泡一杯牛奶給妳喝。」陳敏全盤否決後，站起身去泡牛奶。

衛靈淚汪汪地盯著她，孕婦最大，有這麼欺負人的嗎？

可惜陳敏不是唐睿，最後擺在桌上的，只有一杯淡得沒味道的低脂牛奶。

擺正了態度，衛靈心裡透亮，對於柳若每天的拜訪不聞不問了，偶爾還會說上一、兩句，讓柳若有更多的機會接近唐睿。

這事做得不著痕跡，但唐睿還是察覺了，他委婉地讓柳若不要經常來，免得打擾衛靈休息，柳若雖然有些不情願，可是看他板起臉，她不得不聽話。

這件事是唐睿私下做的，衛靈完全不知道，對於連續兩天沒見到柳若，她感到很奇怪，問道：「柳姊怎麼不來了，醫院很忙嗎？」幾天相處下來，她就跟柳若以姊妹相稱，有意無意地拉近了兩人

的關係。

唐睿正在看報紙，聽到她這麼問，轉頭看著她道：「她才剛到醫院任職，工作和環境都需要適應，學術研討會也還沒有結束，當然挺忙的。」

衛靈點頭，避開他的視線，繼續將注意力放在膝頭的書上。

「妳喜歡柳若？」唐睿放下報紙，問道。

她想了想，答道：「嗯，她長得漂亮、個性很開朗，而且平易近人。」

聞言，他忍不住笑了。「妳這話說得跟背書似的，妳怎麼不說她話多又吵，任性又固執？」

衛靈沒好氣的瞥他一眼。「真是的，有你這麼說自己學妹的嗎？」

「我只是說實話，有小柳在的地方，氣氛很快就能熱起來，但是，我更喜歡在房間裡安安靜靜的看書。」

她當然聽懂了他的意思，柳若的熱情並不適合他，他更喜歡安靜的氛圍，但是就因為這樣柳若就被否決了，實在太可憐了，她忍不住要替柳若打抱不平，「其實你們這樣也可以說是互補……你看著我做什麼？」被他盯得不自在，接下來的話也說不下去了。

「沒什麼，妳等一下要看電影嗎？」唐睿把茶几上幾片還沒拆開包裝的 DVD 推到她面前。

「不看了。」衛靈想到那晚看電影看到他懷裡去，立刻就回絕了，可是她掃了那些片子一眼，居然是最新出的，裡面有她最喜歡的一個國外武打明星，原本她還打算請陳敏幫忙從國外買回來，沒想到他居然這麼快就拿到片子了。「這些電影在國內不是還沒上映，你從哪裡買到的？」她拿著片子，有點動搖了。

「我有個朋友在 M 國，我就讓他幫忙帶回來了。」唐睿輕描淡寫地說完，表情一沉，有些失望的又道：「既然妳不想要，我有個學弟問了我好幾次能不能把這幾部片的 DVD 給他……」

衛靈盯著 DVD，又看向唐睿，咬牙道：「誰說我不要了，我們現在就看。」

他笑著點頭，打開了 DVD 機，替她放片。

衛靈看得津津有味，早就把之前跟陳敏的對話丟到爪哇國去了。

不好好巴結唐睿，怎能有最新最好的電影看？

看完上集，唐睿見身邊的人使勁揉著眼睛，又哈欠連連，但仍死撐著瞪大眼瞅著電視螢幕不放，他好笑的道：「睏了就去睡，剩下的明天再看吧。」

衛靈應了一聲，等唐睿關掉電視和 DVD 機，她已經倚著沙發睡著了。

他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小心翼翼地抱著她回到房間，輕巧地將她抱上床，幫她蓋好被子，他猶豫了一下，俯身在她額頭落下一記輕吻。「晚安。」

扭頭看見門板上的新鎖，唐睿抿唇一笑。難為陳敏特意讓人換了鎖，到頭來不過形同虛設。

第三章

柳若搬入新家，自然免不了請客聚會，唐睿身為她的學長兼同事兼鄰居，當然在應邀之列。

衛靈跟他一起上去的時候，柳若家裡已經是一屋子的人。

「學長、衛靈，你們來啦！」柳若一身素白的休閒衣褲，很有居家小女人的味道，她笑吟吟地上前挽著唐睿的手，拽著他就要往內走。「大家都到了，學長遲到了，要自罰三杯。」

唐睿笑了笑，另一手牽起衛靈。「明明約六點，是他們早到了。」

柳若嬌笑道：「誰教學長那麼準時，三杯，再說就翻倍。」

他無奈，接過玻璃杯，一口氣灌了滿滿的三杯啤酒。

見唐睿空腹就喝酒，衛靈有些擔心，小聲道：「別喝那麼急，小心喝醉了。」

旁邊一人樂呵呵地湊過來道：「嫂子別擔心，學長的酒量一流，再來三十杯都面不改色。」

衛靈轉過頭一看，是個年輕男人，麥色皮膚，笑起來嘴角有兩個小小的梨渦，很是可愛，聽他的語氣跟唐睿似乎很熟，她也有禮的回以一笑。「空腹喝酒，畢竟對身體不好。」接著她又補充道：「叫我衛靈就好，這聲嫂子不敢當。」

這聲嫂子怎麼聽怎麼彆扭，她和唐睿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，而且這人看起來也頂多大她兩、三歲而已，被這麼一叫，她都給叫老了。

「學長在 M 國很照顧我，妳又是學長的賢內助，怎麼能叫名字那麼沒禮貌。」他擺擺手，這才後知後覺地道：「忘記自我介紹了，我是曾文，跟柳若一樣在神經外科工作。」

衛靈點點頭，轉頭看見唐睿身邊站了好幾個女孩，其中一個還是在婦產科接待她的護士，幾人笑著談論什麼，柳若尤其說得眉飛色舞。

曾文為自己倒了杯酒，替衛靈倒了一杯柳橙汁。「學長還是這麼受歡迎，以前在 M 國，醫學院本來就陽盛陰衰，除了已婚的，所有女人都對他有好感。」

這話說得有點酸溜溜的，衛靈見他的目光時不時瞥向柳若，頓時明瞭。「唐睿已經結婚了，以前的事就別提了。」

她原本是想扯開話題，免得曾文不開心，誰知被他誤會了。「嫂子，柳若是個好女孩，就是……固執了一點。」

確實夠固執的，從 M 國到現在，這麼長的時間也沒有放棄，衛靈暗嘆，就像以前的她，只盯著一棵樹，把森林裡其他樹都忽略掉了。

「放心，我明白的。」她不在意地搖搖頭，促狹道：「曾文，你也要加把勁了。」

他一愣，在昏暗的燈光下紅了臉。「嫂子，妳看出來了？」

衛靈笑得更開懷了，這麼明顯，只有瞎子看不出來。

曾文搖晃著酒杯，盯著冰塊在酒液中沉浮。「醫學院前兩年上的都是基礎知識，所有人都在一間大教室上必修課，我跟柳若是那個時候認識學長的，他人很好，也很照顧我們，他的成績很優秀，大家都以為分科的時候他會選擇神經外科，就連教授也是這麼認為的，怎知第三年分科，學長居然選了婦產科。」說到這裡，他忍不住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學長也是頭固執的牛，誰都拉不回來，教授前前後後不知道找他喝了多少次咖啡，他還是堅決要待在婦產科。」

聞言，她調笑道：「那麼婦產科的女醫師和護士不就要樂歪了？」

「對啊，嫂子，妳不知道，婦產科原本有些冷門，但因為學長進去了，選這一科的女生快速增多，最後限制了人數，才沒讓女學生擠爆了門檻。」曾文想起當時的情景，笑得眯起了眼睛，說得更起勁了，「助產科的護士跟婦產科經常一起上課，聽說學長幾乎每天都會收到情書，其他人羨慕死了。助產科都是粉嫩嫩的年輕小護士，學長簡直就是花圃中的一點綠葉……」

「你們在聊什麼，聊得這麼高興？」

身後響起唐睿帶笑的聲線，曾文縮了縮脖子，回道：「學長，我在跟嫂子說你以前的豐功偉業……」唐睿笑著打斷道：「你別亂說了，小柳說廚房缺人，你趕快去幫忙吧。」

「喔，我這就去。」曾文馬上放下酒杯，一邊捲袖子，一邊往廚房跑。

衛靈疑惑的問道：「柳姊真的需要幫手嗎？」

「當然，啤酒都堆在廚房，外面的人都喝瘋了，要再多抬幾箱出來。」唐睿攬著她的肩走向沙發。

「站這麼久，妳應該累了吧？」

「還好，你不去陪醫院的同事聊聊嗎？」看不少人眼巴巴瞧向這邊，衛靈狐疑地問道。

「難得的聚會，討論學術問題實在太煞風景了。」唐睿看著桌上都是洋芋片之類的零食，跟他猜想的一樣，他不由得皺起眉。「想吃酸梅嗎？」

那些人纏著他，居然是想要探討學術問題，真是掃興……她正想著，見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小罐酸梅，她不由得愣住了。「你居然把這個帶上來了？」

她最近胃口不好，只喜歡吃一些酸酸甜甜的東西，家裡茶几上堆滿了話梅、小橄欖和芒果乾之類的蜜餞，沒想到他連來參加聚會，都不忘替她準備一小罐。

「出門的時候順便拿的，反正就一個小罐子。」

衛靈算是服了他了，其實她更想吃點洋芋片什麼的解解饞，家裡有阿姨掌勺，有唐睿火眼金睛盯著，這些垃圾食品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屋裡。

柳若的客廳裡裝有家庭劇院和卡拉 OK，一群人起鬨著要唐睿獻唱一曲。

他無奈地被趕鴨子上架，手裡被柳若塞了麥克風，推到了電視螢幕前。

周遭鬧烘烘的，衛靈坐在角落的沙發上咬著話梅，對唱歌實在提不起興趣來。

曾文扭頭看見她，坐到她旁邊問道：「嫂子，妳不去跟學長對唱嗎？」

衛靈意興闌珊的擺擺手。「你去玩吧，不用特意來招呼我。」

「我每次唱歌都是麥霸，現在他們都不讓我拿麥克風了。」曾文可憐兮兮地說著，逗得她直樂，瞅著她好一會兒，他奇怪的道：「嫂子，我覺得妳很面熟，我們以前是不是見過？」

才說完，後背被人架了一拐子，疼得他「唉喲」一聲，轉頭一看是柳若，原本要衝口而出的罵人話語立刻被他給吞回肚子裡。

「你這小子，連衛靈的便宜都要佔？」柳若又踩了他一腳，嘲笑道：「曾文，這麼老套的搭訕方式，你現在居然還在用？」

「這哪是搭訕……」曾文委屈的嘟囔著，看她捏著拳頭又要招呼過來，連忙退開幾步。「是、是，是我錯了，這樣總行了吧？」

「知錯能改是好事，小曾子，哀家原諒你了。」柳若裝模作樣地赦免他，惹得眾人一陣大笑。

「曾醫師說不定在醫院見過衛小姐，她之前來過婦產科兩次，想要打掉孩子。」笑鬧中，有人不冷不熱地插了幾句，氣氛一下子冷了。

大夥兒面面相覷，沒料到衛靈居然要去墮胎。

衛靈的神情有些尷尬，抬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婦產科那位小護士，不過人家說的是事實，沒必要遮遮掩掩的。

衛靈正要開口，唐睿卻繃著臉走了過來，解釋道：「之前我和衛靈有點小矛盾，我也不知道她懷孕了，她一個未婚女孩子，徬徨無措，這才一時衝動想要打掉孩子。」他一面說著，視線若有似無地在小護士的臉上掃過。

曾文率先反應過來，拍拍他的肩膀道：「呵呵，嫂子去醫院，是故意氣學長你的吧？」

撫著衛靈的頭髮，唐睿挑眉一笑。「當然，衛靈怎麼捨得打掉我們的孩子。」

懷裡的某人聽得目瞪口呆，衛靈第一次發現，他胡謔的本事還真不差，隨口就來。

聚會被這麼一鬧，大夥也都沒了心情，隨著唐睿帶衛靈離開，很快就散了。

曾文盯著不遠處的小護士跟柳若說了幾句話，白著臉走了，這才慢悠悠地晃了過去。「妳這次做

得太過分了，不該在這麼多人面前給嫂子難堪。」

柳若哼了一聲，推著他到門外。「我的事你少管，不送。」隨即砰的一聲用力關上門。

他站在門外好一會兒，聽著裡頭乒乒乓乓的收拾聲，輕嘆了一口氣，這才轉身坐電梯下樓。

「謝謝你……」回到家裡，衛靈感激的笑道。

唐睿懊惱的搖搖頭。「應該是我向妳道歉才對，明明帶妳去參加聚會，卻讓妳難堪……」

「好了，我們再這樣計較下去，今晚都不用睡了。」她笑著擺擺手，其實她並不在意那個小護士的話，她敢作敢當。「我先去洗澡了。」

「要我幫妳放熱水嗎？」他自然而然地問道。

衛靈失笑道：「我是懷孕，又不是缺手缺腳，你有時實在是太大驚小怪了。」

唐睿也笑了。「在醫院看到太多因為孕婦不注意，導致流產或者畸胎的情形，實在很難不小心翼翼。」

她想了想，理解地點頭道：「我明白的，只是你這樣讓我很拘束。」說到底，他們只是互相利用的假夫妻。

唐睿沒有再說什麼，衛靈拿著衣服就進了浴室。

她坐在浴缸裡，想著他方才的表情，他是一片好心，她是不是把話說重了？

但是與其說那些話是說給他聽的，不如說她是在警告自己，要是沒有和他拉開距離，習慣了他對她的照顧，等真正分開的時候就得難過了……

思緒紛亂，讓她一時間沒注意時間，泡泡泡太久了，渾身發熱，腦袋有些暈乎乎的，她勉強站起身，一隻腳跨出浴缸，伸手要拿掛在牆上的浴巾，沒有注意腳下，另一隻腳踩到了肥皂，腳一滑，整個人就這樣往後摔，她下意識抱著小腹，摔倒時腰側撞到浴缸邊緣，疼得她直抽氣。

唐睿一聽到浴室裡傳來聲響，馬上衝了過來，他一邊敲門一邊大喊，「衛靈，衛靈！」遲遲聽不到她的回應，他快速衝到客廳的某個櫃子前，從抽屜拿出備用鑰匙，開了門就衝了進去。

衛靈痛得說不出話來，也沒來得及阻止他進浴室，偏偏她現在不但雙腿岔開朝著門口，渾身還赤裸裸的，她又是羞惱，又是尷尬，恨不得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。

洗澡想什麼事呢，肥皂忘記放回架子上的肥皂盒裡就算了，還泡泡泡得頭暈眼花，現在被唐睿看光了，以後要她怎麼跟他自然相處？

她在這邊胡思亂想，唐睿卻急得一頭汗，看她跌倒的姿勢，應該是撞到腰了，就不知道對胎兒是否有影響，幸好沒有出血。

他小心地扶著她起身，迅速幫她套上了衣褲，隨即將她一把抱起來。

衛靈完全呆了，連問他要做什麼都忘了，雙手很自然的勾上他的後頸，任由他抱著。

來到玄關，唐睿拿了皮夾和鑰匙，急匆匆地下樓，直奔停車場。

曾文在車子裡坐了一會兒，這才剛把車開到停車場門口，就看到唐睿抱著衛靈，一臉驚慌，他嚇得立刻停下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學長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唐睿抱著衛靈快步走了過來，直接坐到後座。「曾文，快去醫院。」

曾文看見衛靈頭髮是溼的，臉色蒼白，神情痛苦，立刻踩了油門，保證道：「學長放心，嫂子會沒事的。」

他一向是奉公守法的好國民，這回硬是闖了三個紅燈，最後一個緊急剎車停在醫院大門口，唐睿馬上下車，抱起衛靈大步走了進去。

唐睿在車內就聯繫了鍾姊，剛好她在值班，早就準備好了檢查設備，他們一到，立刻把衛靈推進急診室做詳細檢查。

曾文停好車來到急診室，就看到唐睿一臉呆滯的站在那兒，他拍拍唐睿的肩，安撫道：「學長，有鍾姊在，沒事的，先去辦手續吧。」

「嗯。」唐睿點點頭，又看了眼被簾子隔住的病床，才跟著曾文去櫃臺。

檢查結果出來，鍾姊皺眉說道：「幸好沒有直接撞擊到腹部，不過這樣的事以後要小心避免。」

唐睿一副什麼都不懂的樣子，仔細聽完後，認真的保證道：「不會再有下一次了。」

鍾姊笑了。「別板著臉，免得衛靈以為出了什麼大問題。我已經讓護士在病房裡加了床，她還是留院觀察一晚比較好。」

「多謝鍾姊。」唐睿局促不安，說完立刻轉身離開診間，回病房陪衛靈。

鍾姊無奈的自嘲道：「看看，有了老婆，學姊就得靠邊站。」

曾文在一旁打趣道：「鍾姊，我不是還在這裡陪著妳嗎？」

「算了吧，就你這德性。」她橫了他一眼，沉思道：「晚上發生什麼事了？衛靈不像是那麼不小心的人，她比唐睿還寶貝這個孩子。」

曾文支支吾吾，大略說了聚會時的事。

鍾姊嘆道：「小柳這一次是做得有點過分了，唐睿這回真的生氣了，你有空就多勸勸小柳吧。」

「我盡量。」曾文搔搔頭，苦笑著答應了。

衛靈撞到左邊的腰，瘀青了一大塊，輕輕一碰就會痛，只好向右側睡了一晚。

早上醒來她手腳軟綿綿的，嚇得唐睿硬是讓她在醫院多住了兩天。

她也覺得在醫院好歹上廁所所有護士幫忙，在家的話，只能拜託家裡唯一的男丁，實在不好意思，於是非常樂意地繼續留院。

上次聚會見過的醫師和護士陸陸續續過來探望她，送花送吃的，唐睿根本不用操心會餓著悶著衛靈。

午餐時間快到了，衛靈說了想吃雞翅和炒米粉，唐睿打算去員工餐廳看看今天有什麼菜色，如果沒有衛靈要吃的，他再出去買。

衛靈懶洋洋地倚著枕頭，百無聊賴地翻閱著醫院提供的家庭雜誌，見有人推門，以為是唐睿，沒有抬頭便道：「回來了，這麼快？」

「衛靈，我來看看妳。」

衛靈沒想到居然是柳若，她放下雜誌，笑道：「柳姊，坐。」

「嗯。」把水果籃往一旁的櫃子上一放，柳若在床邊坐了下來。「怎麼樣，身體還好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不小心在浴室摔了一跤而已。」衛靈看她面色有些發白，顯得心不在焉，也就順著她的話答了，沒有多問。

病房內一陣沉默，許久後柳若才低著頭問道：「衛靈，妳不喜歡學長，為什麼還要跟他在一起？」

衛靈只能含糊回道：「唐睿是個很好的人。」心裡卻想著女人的直覺真可怕。

「妳不喜歡他，卻理所當然地接受他的體貼和照顧？」柳若的反應有些激動。「我對學長一見鍾情，學長也對我很好，我以為我們終有一天會在一起，可是有一天，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就突然回國了。」她捂著臉，黯難道：「我用最短的時間修讀完課程回國，高高興興地回來找學長，可是他卻結婚了，還有了孩子。」

衛靈並未說什麼，她知道柳若需要的只是她的聆聽，而非解釋或安慰。

「小林……就是昨晚的護士，無意中告訴我，妳當初是想要拿掉孩子的，妳知道我聽到時有多麼震驚嗎？」柳若慢慢抬起眼，緊盯著衛靈。「我還發現每次我刻意接近學長，妳都毫不在意地退讓，甚至找藉口迴避，替我們製造更多相處的機會，既然妳不愛他，為什麼還要將他約束在身邊？這麼多年來，我心裡只有他一個人，難道妳就不能成全我嗎？」

衛靈回視著雙眼通紅的柳若，柳若的眼神殷切，帶著一點點期待和惶恐，可是她不能讓其他人知道唐睿的缺陷，這是他們協定的內容，她只好咬咬牙，狠心的道：「柳姊，妳忍心看到我肚子裡的孩子一出生就沒有父親嗎？」

柳若瞪大雙眼，目光停留在衛靈的小腹上。

「還有，妳說妳喜歡唐睿，但是唐睿也喜歡妳嗎？如果是，他當初又怎麼會不跟妳說一聲就回國，甚至跟我結婚？」

見柳若的臉色更加蒼白，衛靈覺得自己有些殘忍，她不是沒給柳若機會，可是唐睿無動於衷，愛情是兩個人的事，若是一廂情願，最後傷心的只會是自己。

衛靈嘆了口氣，繼續道：「妳只看著唐睿，卻忘了妳身邊還有一個一直陪伴妳的人，他不離不棄，眼裡也只有妳一個人……」

「妳不用再說了。」柳若低聲打斷道：「妳為了孩子勉強跟學長結婚，也不會有好結果的，我以為妳對學長多少有些感情，但是聽了妳剛才說的話，我明白了……」她朝衛靈冷冷一笑，一字一句地道：「衛靈，妳真自私！」

柳若把壓在心裡的話全都發洩出來後，剩下的卻是愧疚。

她確實默許小林在聚會上給衛靈一點難看，卻沒想到小林會將墮胎的事當著眾人的面說出來，事後她把小林狠狠數落了一頓。

她是喜歡唐睿，但還不至於要用這麼見不得光的手段。

誰知不久後曾文打電話給她，告訴她衛靈進了醫院，幸好胎兒沒事，但是她一整晚都睡不著，生怕隔天早上會聽到其他噩耗。

柳若離開病房，低著頭往前走沒幾步，看見牆邊一雙熟悉的黑色皮鞋，再往上一看，她呆住了。唐睿一直以來就像個鄰家大哥哥，親切體貼又溫柔，她從來沒見過他這個樣子，表情冰冷，眼眸黑沉得如同暴風雨前的海面，看得她渾身發毛。

「學長……」她輕聲喚道，心想她剛才跟衛靈說的話，他聽到了多少。

「小柳，我一直以為妳只是有點任性，心地卻不壞，可是妳讓我很失望。」說完，他沒有再多看她一眼，轉身進了病房。

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責罵，卻讓柳若的心似是落入冰水中，讓她止不住地顫抖。原來在他眼中，她什麼都不是，連衛靈的百分之一也比不上。

她以為認識這麼多年了，她對唐睿應該也算了解，卻沒想到連皮毛都沒有，她從不知道那張溫柔體貼的俊臉，居然會出現這樣冷若冰霜的神情。

柳若扶著牆，身子搖搖欲墜，眼圈一紅，懊惱和失戀的傷痛狂湧而來，她的心好似被人緊緊捏著，令她有種窒息的感覺。

被淚水模糊的視線中，她看見一個人大驚失色地跑了過來，伸手想要摟著她，卻畏縮不前，最後像是終於鼓起勇氣，一把將她攬進懷裡，輕輕拍撫她的後背，輕聲道：「別怕，有我在……不要

哭了，有我在……」

柳若將頭枕在他的肩膀上，並不在意醫護人員和病人不時拋向他們的視線，她心灰意冷，聞著這人身上淡淡的菸草味，她啞聲問道：「曾文，學長不要我了，你要我嗎？」

她本以為追求自己許久的人會毫不猶豫地說出她想聽的那個答案，但是她等了很久，等到的卻是一—

「我不是替代品，請妳不要這樣傷害我，好嗎？」

柳若倒抽一口氣，單手擦去淚水，推開了他。「對不起，剛才的話……就當我沒有說過。」

曾文盯著她半晌，卻笑了。「我又怎麼比得上學長，當然當不了替代品，妳只要分一點點注意力在我身上，就會知道其實我也是個好男人，更是最適合妳的伴侶。」

剛才安慰她時說來說去就那幾句話，現在又說得這麼溜，她莫名覺得有點好笑，可是瞥見他捏緊的拳頭，以及眼中的自卑和期待，她心裡有一處悄悄地柔軟了。

這些話，他應該練習了很多次，才有辦法說得這麼流暢吧？

不知怎地，她想起衛靈剛剛說過的話，如果她將目光投向旁邊一點，就能看到一個全心全意為她的男人。

這麼多年來，她奮力追趕著唐睿，曾文又何嘗不是一直跟在自己身後？

每次只要她傷心難過，一回頭就能看到他絞盡腦汁逗她笑；高興的時候，他會在她身邊分享她的喜悅；不安的時候，他總會在第一時間出現在她身邊，用笨拙的話語試著安慰她……

「你真是個笨蛋……」卻笨得可愛。

見她破涕為笑，曾文終於鬆了口氣。

「醫院附近開了一間新的飲料店，聽說那裡的綠豆沙牛奶很好喝。」

他有些摸不著頭腦，她這話題也轉得太快了。「妳想喝嗎？我馬上去買！」

「笨蛋！」柳若哭笑不得，彆扭地把手往前一伸。「等你買來都不冰了，不好喝。」

連續被罵了兩次笨蛋，曾文傻笑著終於開竅了，小心翼翼地牽起她的手，開心得闔不攏嘴。「那我們現在去店裡喝，我請客！」

衛靈兩天後出院了，可是她跟唐睿之間的氣氛卻變得有些微妙。

那日柳若說的話彷彿當頭棒喝，讓她思索著是不是該「禮尚往來」，畢竟兩人還得相處將近一年，還是打好關係比較好，就算以後做不成夫妻，還能當朋友。

於是，她殷勤地搶了蘋果來削，卻險些把大拇指給削去一塊肉；她熱情地奪了阿姨的菜刀，打算做一頓家常便飯，誰知差點把指頭一起炸得金黃；她好不容易打發了阿姨回去，想要打掃房間，怎料一個不留神，把客廳茶几上的花瓶打破了，還把小腿給刮出一道傷口……

既然以上這些精細活兒她不擅長，洗衣服就完全不需要技巧了吧，只要把衣服都扔進洗衣機裡，按下按鈕，衣服就會自動洗好烘乾了。

可是她洗衣服之前忘了先掏掏褲子口袋，裡頭的硬幣被洗衣機攪啊攪的，不知道卡住了哪裡，洗衣機發出慘烈的嘶叫，最後索性直接罷工。

唐睿下午去醫院處理事務，不過才離開半天時間，衛靈就成了傷患，他一回家看到她的兩根手指頭纏了紗布，小腿上也貼了一塊 OK 繃，當下怒了，立即打電話把家政公司的阿姨給辭退了。

衛靈沒來得及阻止，可憐的阿姨成了唐睿遷怒下的犧牲品。

「妳怎麼突然想要做家務了？」唐睿打開洗衣機，發現卡在底部的硬幣，無奈地一個個摳出來。

她紅著臉，心虛的回到：「我在家悶了，就想試試。」

「妳就別瞎忙了，不小心弄傷孩子怎麼辦？」其實他更想說的是，她這不是折騰自己嗎？只是他知道，比起她自己，她更在乎孩子。

撫著小腹，衛靈不好意思地笑道：「以前住學校宿舍，很少做家事，陳敏總說我笨手笨腳的，原本我還不相信，現在想不信都不行了。」

唐睿執起她的雙手，仔細看了看，又發現幾道血痕。「這些又是怎麼弄傷的？」

「哦，我不小心把花瓶摔破了，怕你回來踩到，就一塊一塊把碎片撿起來。」她滿不在乎地縮回手。「小傷而已，很快就會好的。我以前在宿舍也經常磕磕碰碰，沒什麼。」

他實在拿她沒轍，起身去拿了醫藥箱，替她的傷口上藥，再貼上 OK 繃。「不要小看這點傷口，要是感染就麻煩了。」

衛靈看他板起臉，一副要訓誡的模樣，連忙討好地笑道：「唐醫師的話，我一定牢牢記住。」接著她苦惱的問道：「洗衣機……還能用嗎？」

「應該沒問題，以後妳別把它當存錢桶就好了。」唐睿難得幽默。

她捧場地笑了兩聲，肚子適時一響，她尷尬的道：「阿姨被你辭退了，晚上我們出去吃嗎？」

「不了，外面的食物味精多，吃多了對妳和孩子都不好。」唐睿收拾好醫藥箱，捲起袖子打開冰箱。「今晚吃蝦皮黃瓜、蒸魚和蛋羹，好嗎？」

衛靈愣了。「你會做菜？」他的手指漂亮修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經常用消毒溶液刷手的關係，有些不自然的蒼白，不過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會下廚的人。

「當然，出國留學，獨自生活，總不能只吃漢堡和可樂，只不過我的廚藝普通，就怕妳吃不慣。」

他關上冰箱，回頭笑道：「怎麼，不相信？」

她趕緊搖頭。「不是，只是有點驚訝。」

唐睿聳聳肩，打趣道：「醫師和廚師都是拿刀的，有什麼區別？」

這話夠驚悚，嚇得衛靈忍不住抖了抖。

唐睿的確實話實說，做的菜味道一般，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。

衛靈很給面子地吃了一大碗飯，吃飽後她摸著肚子坐在沙發上，看著廚房裡洗碗的某人，心裡有著小小的愧疚。

要不然等她把孩子生下來之後再獻殷勤吧，反正協議的期限有一年，足夠她把之前缺的補回來。做了決定之後，她繼續心安理得地接受小唐子的全面服務。

這時，一旁小桌子上的電話響了，她眼睛還看著電視，順手接了起來。「哪位？」反正知道這個電話的，除了陳敏，就只有醫院的人了。

電話那頭的人沉默了一會兒，疑惑的道：「我是唐睿的媽媽，妳又是哪位？」

衛靈嚇得差點從沙發上彈起來，她結結巴巴地道：「伯、伯母……妳、妳好。」她眼角餘光看到洗好碗的唐睿走了過來，馬上緊張的用嘴型告訴他。

唐睿馬上接過電話，「媽，妳怎麼知道這裡的電話？」

「你還知道我是你媽啊？突然搬家，換了地方住，打你的手機又不接，我還得從其他人那裡打聽自己兒子的電話號碼！」唐媽媽怒了，對著話筒大聲嚷嚷。

唐睿摸摸耳朵，無奈的道：「我打算安頓好之後再告訴妳的。」

「先不說這個！」唐媽媽的河東獅吼突然停了下來，神祕兮兮地問道：「剛才接電話的人是誰？」

上門做客的朋友？非法同居的女朋友？總不會是保母阿姨吧？」

他被逗笑了。「媽，都不是，她是我的合法妻子。」

「都不是……」唐媽媽原本有些失望，隨即驟然省悟，咆哮道：「你這個不孝子，結婚居然不通知家長？！」

他聳聳肩，無所謂的道：「衛靈身體不好，媽妳又忙，等妳有空再過來見個面。」

「我現在就有空，快點把你家地址告訴我，我立刻過去。」唐媽媽也是爽快人，記下地址後馬上結束通話出門。

衛靈在一旁聽得心驚膽顫，見他掛上話筒，連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，伯母是不是生氣了？」

「沒有，她正要過來見妳。」唐睿頗為無奈，母親也是個急性子。

「現在？！」她一陣心慌，往房間衝去。「唐睿，你說我穿什麼好？樸素的還是花俏的，頭髮要不要弄一弄？」

見她慌慌張張的，他生怕她又弄傷自己，連忙把人抓住，安撫道：「妳不用緊張，妳現在這樣很好。」

衛靈低頭看著自己一身天藍色的孕婦裙，對著鏡子，只見頭髮披散著，臉色有點蒼白，她又擔心的問道：「要不然我擦點口紅？」

唐睿哭笑不得。「不用，妳給我乖乖坐著就好了。」

衛靈忐忑不安，時不時盯著大門，就等門鈴響。

唐睿看她這樣子，好笑地安慰道：「放心，我媽不會為難妳的。」

「我不是怕她為難我……」她低著頭，扭捏的道：「我是怕做不好，露餡了。」

唐睿一愣，她居然擔心這個？不知怎地，他覺得心頭暖暖的。

「像平常那樣就行，我媽只要有母的肯嫁我，就算對方滿臉雀斑、虎背熊腰，她都不會介意。」

衛靈被他逗樂了，敢情伯母飢不擇食，想要把他賤賣出去？

被他轉移了注意力，她的心情總算平靜了一些，可惜門鈴及時地響了起來，嚇得她跳起身，就要衝去開門。

唐睿怕自家老媽一時激動撲上來，傷了她跟孩子，馬上拉住她道：「我去就好。」

唐媽媽很年輕，皮膚白皙，微捲的長髮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少十歲，淡淡的妝容，相當精緻，恰到好處，一身黑色套裝，勾勒出不錯的身材。

她拎著紅色小皮包，踩著高跟鞋，快步來到衛靈面前。

衛靈緊張地扯了扯嘴角，招呼道：「伯母，妳好。」

唐媽媽上上下下打量著她，看得她笑容都要僵了。「妳就是我家唐睿的新媳婦？」

「媽……」唐睿很無言，什麼新媳婦，難不成還有舊的？

「別都站著，坐啊。」

看兒子小心翼翼的扶著媳婦坐到沙發上，唐媽媽眨眨眼，遲疑道：「兒子，難道你把人家的肚子弄大了，才不得不娶回來？」

唐睿苦笑，他家老媽真是直腸子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，完全不理會當事人的心情。「媽，妳覺得是就是了。」

唐媽媽皺起眉頭，瞧了衛靈一眼，數落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做過就承認，不然就是孬種！」

衛靈見唐媽媽臉一紅，似乎要發怒了，急忙插話道：「伯母，妳消消氣，喝茶、喝茶。」

唐媽媽看向她，這才才有了笑容，喜孜孜地問道：「多大了？」

衛靈怔了一下，才後知後覺意識到唐媽媽問的是肚子裡的孩子。「剛好三個月了。」

唐媽媽又怒了，嚷嚷道：「人家的肚子都三個月了，你居然不辦婚禮不宴客？！還有，親家聯繫過了沒有？你這個臭小子，不跟我說就罷了，居然什麼動靜都沒有，你讓人家不明不白地大著肚子，以後出去怎麼見人？！」

如果通知父母，那還得了！衛靈焦急地扭過頭，趁著唐媽媽不注意的時候，使勁地向唐睿使眼色。他當然明白衛靈在擔心什麼，安撫道：「媽，我一知道她懷孕了，我們就去辦了登記，婚禮打算孩子生下來之後再辦，畢竟醫師說了胎兒不太穩，孕婦不適宜做劇烈運動。媽，妳也知道我們家親戚朋友有多少，酒席至少要開幾十桌，一輪下來衛靈還不得累暈了？」

一聽胎兒還不穩，唐媽媽也著急了。「你不是婦產科醫師嗎？出國留學那麼多年，怎麼連自己的老婆都照顧不好？」她搖搖頭，絮絮叨叨的又道：「不行，明天你就讓衛靈住我那裡去，家裡有十多年的保母，知道要怎麼照顧孕婦，住在你這麼一個大男人的家裡，我不放心。」

唐睿連忙擺手。「媽，我們還新婚，妳忍心拆散我們嗎？而且妳住的地方離醫院起碼得一個小時車程，我上班不方便。」

「要不然我讓林阿姨過來幫忙，你上班的時候，好歹有她照顧衛靈。」唐媽媽也覺得兒子是拐不回家了，就從衛靈身上下手。

衛靈扯了扯他的袖子，讓那個林阿姨住家裡，兩人分房睡還假結婚的事，豈不是要被揭穿了？

唐睿顯然也想到這個後果，拒絕道：「媽，妳看衛靈面色紅潤，精神又好，就知道有我照顧就行了。」

衛靈配合地連連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唐媽媽仔細看著衛靈，氣色確實不錯，她提起的心放了一半。「那你們這裡誰打掃煮飯洗衣服？」

「我請了鐘點工，偶爾自己動手。」唐睿回道。

「你煮的東西能吃嗎？對衛靈和孩子來說夠營養嗎？」唐媽媽非常懷疑地瞅著自家兒子，斬釘截鐵的道：「明天就讓林阿姨過來，她可以不住在這裡，只幫忙做家務和煮飯。孕婦無論吃的喝的都得好好注意。」

唐睿拍拍衛靈的手，看著她的眼神有著無能為力。老媽決定的事情，向來難以改變，反正他也覺得衛靈的飲食需要有人注意，他又不在行，交給信得過的林阿姨最好了。

衛靈納悶，唐媽媽一整個女王架勢，說一不二，以後會不會也這樣戳著自己鼻子讓她幹活？

這時唐媽媽的手機響了，她接起電話「嗯」了兩聲，又提著她的紅色小皮包往外走。「等一下公司有個會議，不能缺席，我之後再來看你們。兒子，晚一點你把親家的地址傳給我，怎麼說也得上門好好拜訪才行。」交代完，她瀟灑地離開了。

衛靈吁了口長氣，對於唐媽媽的強勢，她實在招架不住，猛地想起剛才唐媽媽說的話，她緊張的揪住他的衣袖。「你媽媽不會真的要去拜訪我父母吧？」

「要拒絕我媽比較困難。」唐睿看她急了，笑道：「反正她事情多，又忙得要命，轉眼就忘了，我們能拖多久是多久。」

「這樣真的行得通嗎？」她萬分擔心，生怕伯母心血來潮殺去她家，那一定會掀起另一波風暴的。他聳聳肩道：「反正就見機行事吧，我媽她又當媽又當爸，還得管理公司，性格自然變得比較慍悍，不過她是真的關心妳。」

衛靈點點頭，唐媽媽確實是好意，只是有點將自己的意思強加在別人身上的感覺。

唐媽媽確實雷厲風行，兩個小時不到，林阿姨就帶著幾袋菜來了。

唐睿笑著跟她打招呼，顯然是相當熟悉的人，他側過身替衛靈介紹道：「林阿姨在我家有十多年了，就像家人一樣。」

林阿姨四十歲左右，她慈愛地看著衛靈。「妳怎麼這麼瘦，阿姨一定會把妳養得肥肥胖胖的。」

衛靈鬱悶，太胖不利於生產吧，而且又不是在養豬……

林阿姨身材圓潤，個子矮小，做起事來卻俐落得很，將近六十坪的屋子，她非常快速就打掃得乾乾淨淨，衣服、床單、被套，連窗簾都一併拆下來清洗了，說是孕婦住的地方，一定要乾淨舒服。

林阿姨做菜更是色香味俱全，光是聞著味道就流口水了。

這一天，衛靈偶然秤了體重，大吃一驚。

當晚衛靈只吃了半碗飯，菜也吃得比較少，林阿姨還以為飯菜做得不合她的胃口，回去的路上還琢磨著要買些食譜，好好研究新菜色。

林阿姨離開後，唐睿也忍不住擔心的問道：「怎麼吃這麼少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

「沒什麼，只是不太吃得下。」衛靈搖搖頭，眼神閃爍，含糊道。

他一看她這個樣子，就知道她隱瞞了什麼，畢竟她害喜的情況已經漸漸好轉，胃口也比之前好多了，但他並沒有拆穿她，只是提醒道：「雖然現在胎兒的情況穩定了，但也不能掉以輕心，營養不均衡，對孩子的發育不太好。」

聽了他的話，她只是點點頭，並沒有多說什麼。

接下來兩天，衛靈吃得越來越少，讓林阿姨擔心得要命，唐睿也覺得她很不對勁。